

溪流涓涓



1217.1
61
3

溪流涓涓

谨以这本小书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

宜昌市委宣传部
宜昌市总工会 编
宜昌市文化局

1982年3月

目 录

短篇小说

当花儿开放的时候·····	杨 威	1
不速之客·····	杨 威	16
黑色的爱情·····	杨 威	32
女民警与“皮大王”·····	杜培俊	50

报告文学

成才之路·····	江 涛	73
心血的结晶·····	江 涛	81
攀登者的脚印·····	江 涛	96

游记散文

大坝剪影·····	张泽勇	115
桃花盛开的时节·····	黄达智	117
当今巫峡“神女”·····	贺少雄	120
昭君故里行·····	李华章	123
“江上风清”真胜境·····	李华章	129

杜甫和云阳杜鹃亭·····	刘鸿川	133
楚蜀纽带巴东城·····	徐庆贵	136
千古奥区 人间仙境·····	常宝琳	139

文艺评论

我是长江的儿子·····	鄢国培	143
一部喜人的儿童片·····	范达明	149
论唐代的抒情歌词 七言绝句·····	王德宇	152
摄影艺术的民族风格问题·····	徐为民	170
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李华章	175
培育文学新苗的园丁·····	李华章	179
编后记·····		185

当花儿开放的时候

杨 威

在川、鄂交界的山区，常常可以看到许多深深的峡谷，两山虽然相距仅有丈余，钻进对面山头花芯里的蜜蜂都看得清清楚楚，可是要摘到对面山头上的花呀，却至少得绕走一、两天的路程。我的家乡就在这样一个山高谷低的地方。

中学毕业后，我从县里回到了家乡，我虽然是一个女孩子，却乐意跟着父亲看管公社林场的一片山林。我们家背后的山坡顶，就是这样一道深深的峡谷。我爱我们家乡的青山绿水，我常常喜欢独自一人爬到山顶上的崖边，坐在岩石上，面对着东方，观看日出的景象。从峡口望去，远远的原野上朝雾腾腾，晨光熹微，一轮滚滚的红日慢悠悠地升起，那么火红，那么灿烂，在濛濛的雾气中又显得那么庄严美丽，使人憧憬、遐想。我也喜欢低头俯视深深的峡谷，听着谷底山涧那象琴弦般叮冬作响的流水声在谷里回响，有时我甚至会高兴得抑制不住地放开嗓门，象是跟这谷底的山泉对歌似地唱起来。这寂静的山林不但不使我感到孤独，反而使我产生一种宁静的心境。

这天，当我又坐在这峡顶崖边的岩石上观赏朝霞晨辉

时，突然，我发现从对面山头的树林子里走出一群背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包的人来。看他们的装束，还象是从城里来的呢。在我们这荒僻的山区，常常翻几座山都难见着一个人影，突然出现了这许多背着背囊的城里人，实在使人感到惊异。城里人在我们这山区里，就象外国人到了乡村的小集镇上，山民们常常会怀着稀罕的心理，带着惊诧的目光，远远地、久久地凝视着他们，小孩子甚至还会紧紧地把他们围住，指指戳戳地议论着他们手上带着的圆圆的小铁盒子（手表），或者绕到他们的背后，小心地、偷偷地触触他们背着的人造革背包的闪亮的锁扣。

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呢？我赶快在崖边的小树丛中隐住了身子，而偷偷地窥视着这群突然而至的人群的活动。当他们在对面山头一块平坦的草地上扯起一个个不大的尖尖的帐篷时，从那些帐篷上印着的大字上，我才解开心里的纳闷，哦，原来他们是地质勘探队的。他们没有带来笨重的机械，想必一定是搞地质地表普察的，这点一般的地质知识我还是懂得的。

还在学校里时，我就对地质工作感到一种神秘的向往，我曾梦幻似地想象着自己成为一个地质队员，亲自在我们家乡的土地下边发现出一个巨大的聚宝盆来。眼前，这群人们，又唤醒了我的梦幻似的想象。我带着热切的期待和好奇的心理，每天都跑来躲在这崖边的树丛子里偷偷地观察着这群突然闯进了我宁静心境里的人们的活动。他们中大多是青年人和中年人。他们那么快活、忙碌。每天清早，他们便挎着空空的地质背包，手拿着小巧的地质锤，分散开钻进了山

沟里、树林子深处。到中午吃饭时，又四面八方地从山沟里、树林子里钻了出来，从装得满满的背包里掏出各种各样的石块和被地质家叫做地质生物标志的植物来。下午，他们就一伙伙地在帐篷周围的草地上围坐着，选出那些有价值的矿样和植物来，装进一个个小盒子，或夹进一个个标本夹里。

不知是对外来人的好奇，还是对实现自己梦想的期待，我每天都在这崖边的树丛中躲着窥探他们的活动，不知不觉地我似乎感到产生了一种隐隐的兴趣，它渗入进我平静、无忧的生活里，诱发起我一种强烈的探究的心理。

在他们一、二十人中，最惹我注意的就是一个总是喜欢戴着一顶白白的太阳帽、有着一张尖尖的脸蛋的小伙子。每天，他钻进林子最早，而回到营地时又最晚。回来时，不但背包胀得鼓鼓的，白色的太阳帽也兜满了各种石块和植物。他所采到的矿样或植物，常常会引起大家的注意和惊叹：

“铁叫子，你这都是在哪儿找到的呀？”

每当这时，他总是会调皮地向那些问他的人们眨眨眼皮，扯起嗓门骄傲、得意地唱一句：

“要寻宝呀，
深山里找……”

他的声音是那么轻脆、圆润、高亮，那么好听，这“铁叫子”的绰号真没有把他叫错呢。我不由得想到，在单位里，他一定是业余宣传队的队员。

这天下午，这个叫“铁叫子”的小伙子突然走到崖边来，这时我清楚地看到，他那对闪闪发亮的眼睛是那样聪明、机敏而又顽皮，嘴角上绽着一丝微笑。他带着一种劳累后的轻

松感，在一块突出的岩石上坐下来，对着我藏身的这边的山崖高声地唱起歌来：

“日落西山满天霞，
对面山上来了个俏冤家，
眉儿弯弯眼儿大，
头上插了朵小茶花……”

那声音在峡谷里引起共鸣，显得那么好听。

“哈哈，铁叫子，怎么自个儿在这里自作多情呀。”常常和他一块儿出去采集矿苗的那个大个子青年走到他身后，拍着他的肩，逗乐地打趣道。

“大个子，你听，这声音在峡谷里回荡，韵味真浓呢，就象电影院喇叭里放出的声音一样，”接着他又感慨地说，“哎，假如这时对面的山崖上站起个姑娘来同我对歌，那才有意思啦，就真跟电影上一样了。嘿嘿嘿。”他愉快地笑了。

听到这里，躲在树丛子中的我，象感到突然被人发现了似的，心里不禁怦怦地、剧烈地跳动起来。

“你该没有想到七仙女下凡吧。别陶醉了，电影上的事情也当得真的。我看你想得都快痴迷了，哈哈。”大个子笑着嘲弄道。

这时，我不知被一种什么感情冲动着，莫名其妙地真想突然地山崖上跳起身，扯开嗓子唱一曲，叫这个大个子看看，真实的生活中也有象电影的呢。可是，我没有这个胆量，反而更把身子往下缩了缩。

不知怎的，自此后，我真喜欢听这个叫“铁叫子”的小伙子在山崖边唱歌，听着他的歌声在峡谷里飘荡，我似乎感

到一种生活的热忱，一种振奋，感到眼前有什么在闪光似的。因而，这以后，我不但白天喜欢躲在这崖边的丛林子里偷偷地窥视他们的活动，晚上就更引逗我来到这崖边了，因为晚上我不必那样蜷缩着身子躲躲藏藏的，而可以大大方方地亮出身子坐在崖边的石头上，看着他们燃着篝火，离火远远地围着一个圈子，欢快地开着篝火晚会。爸爸本想劝阻我晚上到那崖边去，但见我这些时那高兴的劲儿，也就不加阻拦了。好在这崖边就在屋后不远的坡上，他只是嘱咐道：“把夜猫子眼（这是我们山里人对手电的称呼）带上，小心点，别跌着了。早点回屋睡觉。”说着，看着我走出门，自个儿也搬了个树疙瘩，走到屋后的空地上坐了，偷偷地照看着我。

虽说这时候已是盛夏，可是在我们这山区，晚上还是十分透凉的。因而生着篝火也不觉着热。我看着这群充满热情的人在火光中唱歌、朗诵诗、跳舞，多么欢快，多么无忧无虑呀。当我看见那尖尖的脸的“铁叫子”在人群中站了起来时，我的心总是会随之一颤，感到一阵舒畅和愉快。好了，他又要唱歌了。

有一次，在手风琴的伴奏下，他亮开嗓子，唱起了一支好听的歌子：

“我们踏着春风，
来到深山里把理想的种子播种，
当花儿开放的时候，
幸福会象风一样涌进我们的心中。

我们踏着春风，

来到深山里把爱情的种子播种，
当花儿开放的时候，
甜蜜会象水一样溢满我们整个心胸……”

这歌声多么生气勃勃，多么动人，多么振奋人心呀。我听着听着，血就涌起来了。我的心随着他的歌声在颤动，我被带到了—一个充满理想、充满激情、充满热忱的幻景里，而忘记了自己是孤零零地坐在这高高的崖边。

我静静地坐着，听着。当他们把篝火熄了，我还痴痴地望着那一个个亮着灯光的尖尖的帐篷，直到爸爸走到我身边，扯了扯我的衣袖，我才从沉思中醒了过来。

第二天早晨起来，想着昨晚的情景，我仍感到有一股激情在心里回荡。于是，早早地梳洗完毕，又迫不及待地跑上后山的崖顶上去了。

啊，瞧，那个“铁叫子”也正站在对面的崖边，仍戴着那顶白色的太阳帽。同他形影不离的大个子站在他身旁。不知他们今早为什么没有钻进山沟或者树林子里去寻觅矿苗。我赶忙又在树丛子里隐住了身子，专注地、偷偷地看着他们。

“大个子，你看呀，这日出的景象多美呀！”“铁叫子”快活得象孩子似地叫起来，“这太阳象一个火球，把原野都映得红彤彤的了，真象青春的火焰呀……”他象诗人一样地感叹了。

“你见过青春的火焰了，是啥样？”大个子有意刁难地逗弄着。

就这样金灿灿、火腾腾的，没看到过，可以感受到嘛。”
“铁叫子”还是十分认真地说，“这地方真美，我真舍不得

离开这山区。衣呀！大个子”突然，“铁叫子”象发现了什么珍宝似地手指着峡谷深处，惊咋地叫起来，“你看，那是什么呀！”

我被他那惊奇的神态吸引住了，也忍不住偷偷地从树丛中探出脑袋，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好在他们都专注着谷下，而没有发现我。我看时，原来在我这边的崖壁上一块微微凸出的岩石上开着一簇蓝色的花。这不是紫草花吗，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我们屋前的坡下遍地都是这种花，我在心里暗暗地笑着“铁叫子”的少见多怪。

“你看那花的茎长长的，叶子呈椭圆形，花紫蓝色，成串成串的，多象是汞草花呀！”怎么他们城里把这花叫汞草花，我在心里暗暗想着。“铁叫子”象是为了回答我心中的疑虑似的，接着对大个子说，“这花民间叫紫草花，可是地质俗语叫它汞草花。去年我大学毕业前随胡老师在山里实习，就发现过这种花。生长着这种花的地下，大多蕴藏有汞矿。大个子，若真是汞草花，那可是个有价值的发现呀。”他兴奋地一拍大个子的膀子，叫道，“快，去拿绳子来！”说着，不待大个子反映过来，他已经转过身，一溜烟地向营地跑去了。

不一会儿，他一手拿着一根酒杯粗细、三米来长的带着个铁钩的竹杆，一手拿着一圈拇指粗的、扯帐篷的绳子跑来了。到得崖边，他一边把绳子的一端紧紧地系在自己的腰上，随着把头上的太阳帽摘下，顺手丢在崖边的草地上，一边对大个子说，“快，把那一端系在那棵大树的树兜上，给我把绳子拉着点，慢慢地往下放。”

“你别尽干这些冒失事，这样危险。”大个子阻止着。

“这样粗的绳子系着，怕啥。我看你就别咋呼了，把他们都咋呼来，可就显不出咱俩了。”说着他们哈哈地笑起来。

嘿，还是个好大喜功的小子呢。我看着“铁叫子”一手抓着绳索，一手提着那带钩的竹杆，双脚蹬着崖壁，老练得象猴子一样，向深得一望都头晕的崖下滑去，心里紧缩着，真为他捏着一把汗。当他下到离花不远处时，双手举起竹杆，用端头的铁钩钩住了花上边崖壁上长着的一棵崖松的树杆，然后，双手顺着竹杆相换移动着，一把一把地把身子拉向我这边的崖壁来。他攀住了松树，把铁钩换了个位置，让竹杆垂直向下，随着双手攀住竹杆向下滑去。滑到那簇花前，他用双脚和一只手紧攀住竹杆，而用另一只手，小心地把那花连根挖起来。

“汞草花！汞草花！”他吊在半空中高兴地举着花儿向上叫喊着，那声音在峡谷里回荡，震得崖壁都在摇晃。

难怪他总是采集到别人所难采到的矿苗呢。我心里暗暗地赞叹着他，而被他那狂喜、自豪的情绪所感染了。大个子这时也蹲在对面的崖上，双手紧拽着绕在树杆上的绳子，高兴地大声叫着：

“快上来！快上来！”

“别忙，”“铁叫子”一边小心翼翼地把花放进胸前的衣襟里，一边说道，“我顺着这崖壁爬到崖顶上去，或许还可以发现什么意想不到的奇迹呢。”说着，他双手抓住竹杆向上攀着，攀到松树上，敏捷地一翻身，骑马裆坐住，取下竹杆，举着又钩住上面的一棵崖松。

看着他一步步地向这崖顶接近，我的心突然冬冬地剧烈地跳起来，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害怕还是兴奋。啊！他马上就要上来了，他只要一攀上这崖顶，正如他说的，立刻就会发现“意想不到的奇迹”。我……我怎么办呢？转身跑掉吗？可是，我的双腿在索索地发抖，却怎么也迈不动了。我没有跑掉，只是下意识地把手身子缩了缩，但两眼仍透过树丛，紧张地紧盯着向上攀着的他，心跳得更厉害了。

当他攀到快接近崖顶时，这段崖壁光溜溜地象刀削过的一样，没有长着一棵草，也没有一块能够挂住钩的凸出的岩石。他慢慢地紧贴着崖壁在最后的一棵斜长在崖壁上的松树兜上站起身，小心地、尽量地向上举起竹杆，可是任他怎么努力，铁钩离崖顶仍差一尺多的距离。这时，我看着那在我脚下崖壁处微微晃动着的铁钩，一股情绪突然冲发起来，我真想伸手一把紧紧抓住那铁钩，然后用尽力气把他拉上来。我的手不自觉地向着那铁钩慢慢地伸了过去，可是它颤抖得多么厉害呀。蓦地，我又感到一阵胆怯，好似害怕那铁钩会钩住我的心似的。那颤抖着的手又畏缩得收了回来，而紧紧地抱在了胸前，惶悚地护住了我乱蹦着的心。这时，我听见崖下传来一声遗憾的长长的叹息“唉——”听着这叹息，不知怎的，我的心蓦然产生了一种惋惜而怅然的感觉。随着，铁钩也慢慢地向下收回去了。我真后悔刚才没有这点勇气把它抓住。

“没办法，上不去呀，大个子，把绳索收紧，在树杆上绕着，我要飞过来了。”

我听见他说要“飞”过去，心里一阵紧张，啊！这样飞

过去撞在石壁上会碰得头破血流的。我害怕得想闭上眼睛，可是，不知怎地反到从树丛中探出了脑袋，更睁大了眼睛把他盯住了，大概是想看看他究竟怎么个“飞”法吧。只见他双脚一离树兜，“嗖”的一声。“啊！”我惊恐得轻轻地叫出了声。可是，他却机敏地用紧握着的竹杆那不带钩的一头，轻轻在对面岩上一点，身子被紧绷着的绳索扯着，稳稳地撑在半空中悬住了。然后，他一把一把地松着手，让身子慢慢地向崖壁靠近。最后，双脚蹬在了崖壁上，被大个子拉着一步一步地攀上了崖顶。看到这里，我不觉为他这手攀崖爬壁的绝招惊得目瞪口呆了。

他一跳上崖顶，松开腰里系着的绳子，把竹杆一丢，赶忙在胸前衣襟里捧出那棵花来。

“快，给我看看！”大个子迫不及待地凑了过去。

这时，他却撒开腿一边向营地跑去，一边兴奋地高声叫喊着：

“汞草花！汞草花！”……”

大个子紧跟在后面追着。绳索、竹杆和那顶白白的太阳帽都丢在了崖边。我看着他们那狂喜、兴奋的劲儿，心里也同他们一样地激动起来，血在往上涌着。这时，我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诱惑：生活多么有意思呀！

从崖边回来，我正坐在灶前烧头晌饭。爸爸从门外走进屋来，对我说道：

“燕子，我刚上前山苗林看了看，见有一小片树苗生了介壳虫子，若不赶早打药，怕窜腾开来就不好治了。饭后，

你去场部领点农药回吧。”

虽说我心里有多么地不愿意，因为去场部，来回赶着走也得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可这一下午……我现在真觉得好似已经投入进这些快乐的人们的群体里去了，离开一会儿，心里就象失去了什么似地怅怅的。何况，刚才那禾草花在我心里引起的兴奋还没有平息呢。可是，我又想到，总不能让爸爸自个儿爬这么远的山路去背农药吧。于是，我赶忙掩饰住不乐意的神情，笑着答应道：“好，吃过饭我就去。”

我匆匆忙忙地啃完两块苞谷粑粑，也顾不得爸爸劝我歇歇，背起背筐就上路了，我还要赶着回来参加篝火晚会呢。

今天的晚会一定热闹，“铁叫子”肯定高兴得不知道要唱好多好听的歌呢。

我紧走紧赶地到得场部，可是，去保管室一问，保管员说库里已经没有货了，去县里拉农药的拖拉机正在路上，要午后才得回来。一听，我象被劈头浇了一盆冷水似的，凉到了脚底。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只得等吧。我不时地跑到路口去张望，可总不见拖拉机的影儿。我心焦得就象牛毛吞进了肚里，毛燥燥的。直到太阳都快下山了，拖拉机才慢腾腾地在路口上露出头来。我心里骂着司机。等农药刚从车上一卸货，我抓起两瓶放进背筐里就准备往回打转。可是，保管员却一把把我抓住。

“燕子，不行，天晚了，走山路太危险。你不见天边都起鱼鳞云了，肯定一会儿就有大雨，别药没背回家，连人都叫山洪给冲走了。”

我看了看天，黄黄的，是象有雨的样子。于是，无可奈

何地叹了口气，只得在场部住下了。

虽然爬了一下午的山路，身子很乏，可是这一夜，我却怎么地也睡不稳实，好象睡在针毡上似的。我心里总想着那篝火晚会，怎么也安不下心来。我想到，“铁叫子”这时一定在唱着什么好听的歌子，声音那么清脆、高亢，充满着欢乐。那“呜呜”作响的声音，一定是手风琴在伴奏……突然，“劈啪！”一声巨响，把我从迷迷糊糊中惊醒。我从床上跳起身，一道亮光一闪，又响起了一个炸雷。啊！果真下雨了。我走到窗口，屋外的风吹得树林子“呜呜”地叫着，这时我才想起来，刚才我在恍惚中把这叫声当着手风琴了。雨象瓢泼似地浇着，雷一个接着一个象贴着地皮在炸响。看着窗外的疾风暴雨，我觉得，我的心象被风吹到那扎着一个个尖尖的帐篷的高山顶上去了似的，我感到一阵阵难耐的担忧、焦急、惶惑，这风不会把他们的帐篷吹倒吧，他们住在山顶上不会遭到雷击吧……我同他们素不相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为他们担心、焦躁，这种感情，我记得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是为什么呢？我解释不清楚，只觉得心被束得那么紧，就象是一朵被苞衣束得那么紧紧的花朵。

直到后半夜，雨声、风声、雷声才慢慢地平息下来，月亮象被水洗过了似的，玉盘似的挂在天上。我的心也稍稍安稳了些。由于疲倦，不知不觉地便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

一觉醒来，啊！天都大亮了。我赶忙背起背筐匆匆忙忙地上路了。

走到山边涨着猛水的小溪旁，我蹲下身子，掬起一捧水，揉洗揉洗还有点惺惺忪忪的眼，又掬起一捧水，草草地漱了

漱口。被凉凉的水一浇，精神好多了。我掏出手绢来把脸擦擦，站起身，又赶路了。

他们昨晚不知是怎么过的呢，那“铁叫子”一定被雨浇得象个落汤鸡了吧？我想象着他那狼狈、滑稽的形象，不觉“噗嗤”一声笑了。我赶着路，真想快点看到他们。草上的露水打湿了我的两条裤腿，太阳出来了，暖暖地，晒得草儿都伸起了腰。看啦！让雨水一浇，太阳一晒，那满山遍野的花儿开放得多么鲜艳呀。黄的、红的、白的、蓝的……，啊！山坡上一片一片的，紫蓝色的花儿，不是紫草……不，是汞草花吗。我看着那晴朗的天空，看着那满山盛开的汞草花，吸着那清新的空气，我顿时觉得我的心那么明朗，就象这天空一样，就象怒放的花儿一样舒张开了，我感觉着心里萌生起一种炽烈的情感，昨晚那种心情，好象已经不存在了，我只感到舒畅、欢快，我的血在沸腾着，就象那涨了水的湍急的溪流一样。我沿路采摘着紫蓝色的汞草花儿，把他们编成了一个美丽的花环。这时，我不知怎地突然想到，我若回去，一定不会再躲在那树丛后边偷偷地窥探了，当他——他是谁？当然是“铁叫子”罗——又站在崖边唱歌时，我一定会突然地从树丛中站起，也亮开嗓子，同他对上一曲，叫他真感觉着象在电影中一样呢。当他还没有从惊异中醒过来时，我就把这花环向他掷去，一定会不偏不倚地正套在他的脖子上，因为我记得以前在学校里，每逢节日的娱乐晚会上搞掷圈游戏，我总是掷得最准的……我想着，走着，脚下象生了风似的，不多久就看得见我们住着的屋子了。我更来了劲，几乎是小跑着。一到家，把背筐从背上卸下，往门边一